



*Er tong Wen xue*

# 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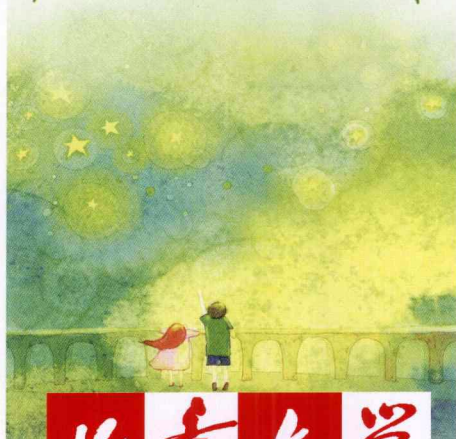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薛涛作品精选

薛 涛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
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薛涛作品精选

薛 涛 ◎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薛涛作品精选 / 薛涛著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4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148-0133-0

I. ①薛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286 号

**XUETAO ZUOPIN JINGXUAN**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王 苏

插图: 寄居蟹 (生物未鉴定)

责任校对: 刘瑞莲

著 者: 薛 涛

装帧设计: 春天书装工作室

美术责编: 高 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插页: 4

印张: 13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60 千字

印数: 167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133-0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350028)



## 评委成员名单

Pingwei Chengyuan Mingdan

-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  
著名诗人 高洪波
- 中国政协常委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朱永新
- 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原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著名文学评论家  
束沛德
-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中影集团一级编剧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 
张之路
-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
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文学评论家 王泉根
-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  
朱自强
- 《中国图书商报》社长 总编辑 党委书记 孙月沐
- 《中华读书报》总编辑 王玮
- 《出版人》杂志 总编辑 陈晓梅
-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诗人 儿童文学评论家 樊发稼
- 著名诗人 作家 金波
- 原《人民文学》常务副主编 著名文学评论家 崔道怡
- 原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副总编辑 著名作家 庄之明
-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 少读工委副主任 李学谦
- 中国少年儿童文学新闻出版总社 儿童文学出版中心 总监兼《儿童文学》  
杂志主编 徐德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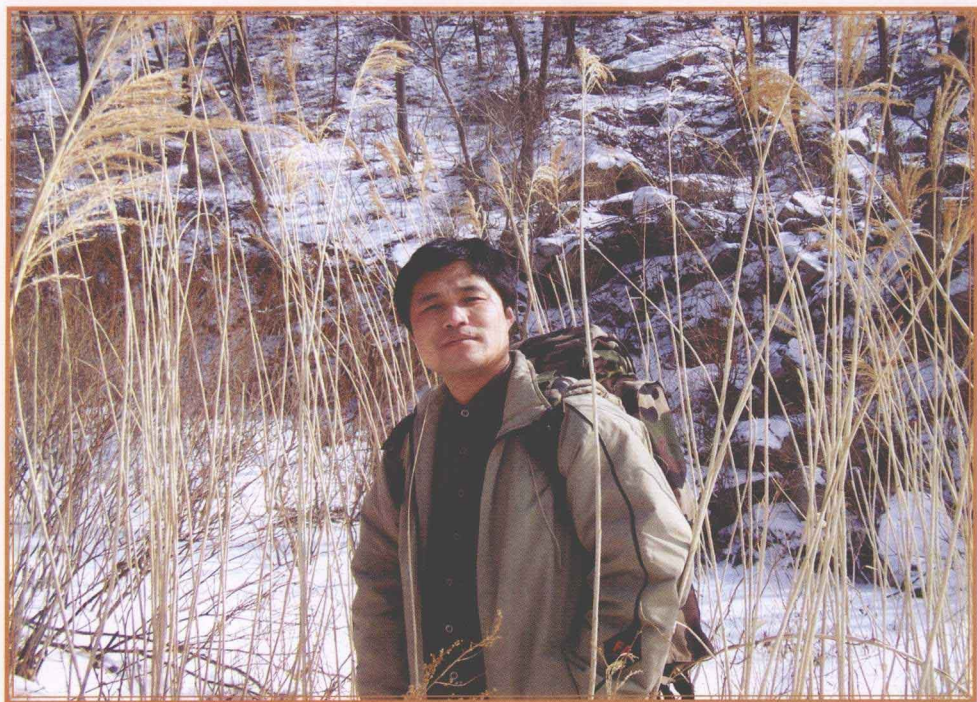


## 颁奖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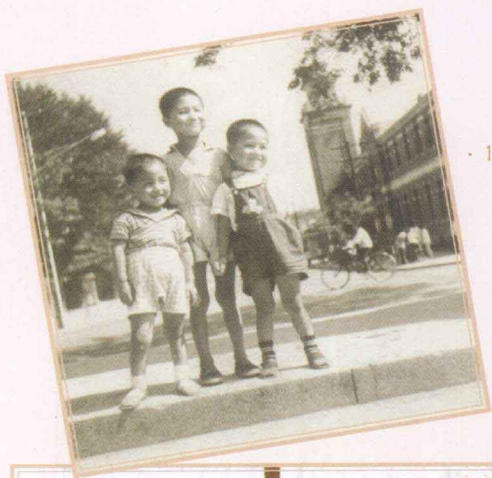
Banjiangci

薛涛是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。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审美旗帜，以脚下的东北黑土地为创作资源，以诗性为最高艺术指向。薛涛笔下的儿童文学世界具有某种典型性，这既是解读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东北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极佳文本，也是解读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审美创造的一个代表性文本。





· 薛涛



· 1974年，吉林四平，与两个弟弟合影。



· 1996年，北京，与辽宁儿童文学的“祖母”赵郁秀老师（前排左一）、曹文轩先生（前排右一），还有辽宁的作家们合影。



· 1998年10月，营口四栋房里，与妻子、女儿在最初写作的房子前合影。



· 2000年，北京，领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。



· 2000年，大连，与母亲、女儿一起旅行。



· 2006年12月，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，与辽宁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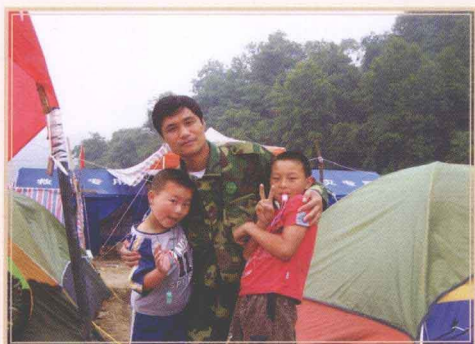
· 2007年1月，家中，与父亲合影。



· 2007年12月，北京，与获奖的黑鹤、韩青辰、黄春华分享喜悦。



· 2008年5月，贵州桐梓县马鬃乡，与苗族孩子在一起。



· 2008年6月，青川，与震区的孩子“小飞脚”“小胖”一起游戏。



· 2009年9月，香格里拉，与藏族女孩合影。



· 2010年7月，辽河岸，帮洛杉矶的粉丝梅花、兰花放孔明灯。



· 2010年12月，东京墨田，与隅田小学的孩子一起午餐。



## 自序 zixu

# 捕鸟人·挖井人

---

薛涛

平时，我除了乱翻书、写东西外，愿意到处走走。我喜欢一边行走一边完善我的书。

旅行的妙处就在于经常能遇见奇人怪事。

辽河入海口有一个小岛，轮渡把对岸与鸭岛连接。我喜欢买一张船票，乘轮渡去岛上闲逛。在岛上我遇见一个怪人，他痴迷地叼着烟正把一张渔网支起来。不就是要晒网嘛，居然还要方方正正地支起来，不免夸张了。他的气质跟普通的渔民没有两样，这种“很小资”的晒网方法跟他的气质实在不搭界。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扔了烟卷扭头告诉我，他要在这里张网捕鸟。这样一说，我更糊涂了。这无异于守株待兔嘛。鸟在天空自由飞翔，何必非要撞到你的网上呢？荒唐！过了几天，我又坐渡轮去岛上闲逛，又想到那个古怪的捕鸟人——我猜他早就失望地收网了吧。就凭那么一张不大的网，就凭一个低得近乎为零的概率，他早该玩别的去了。我幸灾乐祸地溜达到结网的地方，一看，那张网还在，那位先生也在。这还不算，他的网上刚刚来了不速之客，他正不慌不忙地握住那只鲜艳的鸟，轻轻转移到精致的鸟笼里。



## 自序

我凑过去问他：“你就凭这张网，能捕多少鸟啊？”

他淡然一笑，回答说：“天上的鸟不都是咱的。是咱的，它会自投罗网；不是咱的，咱也不去强求。咱只管把网支在这儿，只管它立得住，风吹不倒它。”

捕鸟人的做法让我想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。

我敬佩这样的作家——他不怎么把时间用在“网罗”读者上，他更像那个张网捕鸟的人，只管张网，并保证他的网是一张结实好用的网，还要立得住，即使是疯狂的海风也吹不倒刮不烂。做完这些，作为“捕鸟人”的他就算完成了全部的工作。接下来，就安心等待那只属于他的鸟飞过来撞上来，心甘情愿被这张网挂住。

在作者、出版者、推广者“合谋”的年代里，我更看重这种从容淡定的态度，这个态度里有作家的本分。我并不打算用这样的观点去影响别人。我只以此自省、自律，做一个本分的“捕鸟人”，为属于我的那几只鸟准备一张结实的网，并让它立得住。

旅行的妙处很多，除了能遇见奇人怪事，还可以信马由缰地回忆。

我的家乡在辽宁北部的大平原，那里的人们打井取水。有一年，我们搬到哈大公路旁的新家。父亲很能干，为新家置办了很多家用，最后就差一口水井了。打井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，父亲去很远的地方请来一位打井专家做场外指导。打井专家一番测量，然后抄起棍子在院子里划出几米见方的地界，说：“就这里，挖吧。”父亲马上喊上几个人挥锹便挖，他们渐渐被那个垂直向下的深洞吞没了。我怀疑父亲他们已经接近了地狱，可是不见有水渗出来。父亲泄气了，他的声音从地狱深处冒出来。他喊道：“我看换个方向吧，这地方没有水。”父亲的提议得到所有旁观者的赞同，却遭到了专家的否定。他朝地狱深处喊道：“深度不够，换方向也没有用。深度够了，自然会有水。”父亲只好继续挖，

只一锹下去，水竟然涌出来了。

听说“挖井”还是某一年高考作文的题目，可见挖井的事情里面藏着道理。

我不再讲那些婆婆妈妈的小事了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儿童文学的深度。深度在文学领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，可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却常常被规避。大家好像患上了某种病魔：一谈深度（人性的深度、个性体验的深度、哲学的深度），就像做了亏心事，马上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了。在这个领域谈深度是很难的，难就难在那最后一锹上，一锹下去，也就成了。而这一锹的背后，是勇气和耐心。我真希望有一天，写书的人们和读书的人们都不把“深度”跟“儿童本位”、“读者本位”对立起来，然后大大方方谈它，甚至大谈幼儿文学的深度，甚至大谈儿童文学的哲学深度。一百年了，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度。在未来的许多年里，还须把这口井深挖下去。

“金作家”是一个高贵的称谓。我遇见的捕鸟人、我想起的打井人，才是配得上“金作家”称号的人啊。

现在，我被赋予这样的称谓，就好像在说我的创作具备了类似品质。可是，我哪里敢领受这样的荣誉呢。于是我就想，这个称谓大概是对一种态度的评价，也就是说，我即便不具备黄金的品质，至少是具备了那样的态度。

我坚定地秉持着那样的态度，用心伺候文字，并努力让它们具有黄金的品质。

不过我选出这些文字呈现给你们，心里有些惴惴不安。

我不敢偷懒，像捕鸟人那样结网，像打井人那样深挖。请相信我，给我加油吧！

是为序。



# 目录

mulu

|    |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|
| 1  | 自序       |
| 1  | 花舍邮局     |
| 7  | 天空之城     |
| 17 | 坐在红滩上的小瓦 |
| 27 | 钟声不止     |
| 40 | 最后一只狍子   |
| 52 | 猎手       |
| 60 | 蓬镇纪事     |
| 71 | 如歌如诗     |
| 97 | 小车站      |



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11 | 护林员的春天     |
| 133 | 末班车        |
| 143 | 海爸爸 蓝房子    |
| 152 | 火车远去       |
| 162 | 稻场笛声       |
| 171 | 蓝飘带        |
| 179 | 迷航         |
| 192 |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 |
| 199 | 跋          |

## 花舍邮局

车前草、野山菊、蒲公英……小菊知道它们的名字。它们的名字比她的同学们的名字好看，他们有了英文名字以后情况也未见改观。Jong, Coco3, 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小菊的同桌叫Six, 这很简单，因为他有两次期末考试都排名第六。大家公认顶属这个英文名字最土。

小菊一点儿都不时尚，没给自己取英文名字，反正她偷偷地就管自己叫小菊了。没人知道小菊为什么叫小菊。Six认为这名字超凡脱俗，不过要是写成“小Ju”就更好了。小菊没有接受Six的建议。小菊觉得，名字不但要好听更要好看，汉字就是比英文字母好看，并且含义丰富。

小菊隔一段时间要乘公共汽车去一个地方办她的私事。

小菊给那地方也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花舍。因为那里住着许多花草，是花草们的集体宿舍。就这么简单。简单是简单，小菊却把这名字当成得意之作。

去花舍的路程非常远。从学校门口乘2路汽车大约六分钟后在少年官站下车，再换乘11路，苦熬十五分钟就到了它的终点——西车场。这里似乎





是所有公共汽车的终点站。那么多公共汽车在不同的街道钻来钻去最终都来到了这里，停一会儿再慢腾腾无所事事地开出去。小菊相信，全班三十六名学生，包括所有科目的老师，没人知道那些塞得满满的汽车最终都去了那里偷懒。

去西车场，小菊的书包里除了书、本、文具盒、一些卡片外，还有几封信。小菊来西车场就是寄这些信的。

在终点站下车时，小菊差不多每次都是最后一位乘客了。只有一次例外，小菊多了一位执著的旅伴，一直陪她到了西车场。他不时地歪头看看小菊，他和小菊的疑问其实是相同的：这一站不可能再有乘客的。

“你也在这里下车？”

小菊也歪着头，拍拍书包：“我？来寄信。”

旅伴莫名其妙地瞧着小菊：“没听说这里有邮局啊！”

小菊只是朝人家微笑一下，十分钟时间是解释不清这个“邮局”的来历的。这个邮局从前只给一个人办过一次业务，现在归小菊一人专用。

一年前，小菊背了一书包的信，在11路汽车上傻坐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坐到汽车不能再往前行驶。嘟！嘟！汽笛善意地催着车里唯一的乘客下车。小菊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偷窥了一下四周，才觉得恍如隔世。前面，司机正朝她挥着一只脏手。这只脏手刚刚修理过汽车。

“我知道你不想来这地方。你是不是迷路了？跟我说说，行不？”

小菊一听这话，竟然有了一吐为快的念头。开始，她有点儿激动，但很快就可以用平静的口气讲她的事情了。关于她的这个故事，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听众。

小菊讲完那一切，说不出的超然和解脱，简直是“四大皆空”。



小菊索性从书包里拿出那些信：“随便看吧，都是我临睡前写给他的，不写出来我根本无法入睡。我试过两次，绝对睡不着，第二天早上脸色苍白，像用了失效的化妆品。”

说到这里小菊凄然一笑。

“你的隐私啊……还是不看吧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不少了。再说，我同意的。”

“那我只看一点儿。”

他只拣出两页细细看了，然后叹了口气，却故作轻松地看着小菊。也没说什么，还下意识地看了看车窗外的天空。这里是城外了，天空格外空旷，一只白色的海鸥在天边孤寂地飞来飞去，似在寻找什么。

“我一直决定不了是不是该去邮局寄给他。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是他的科代表，趁送作业的机会悄悄放在他抽屉里就行了。只是他的抽屉没有锁，我的信放在那个不安全的抽屉里又绝对不行……”

小菊一气说下去，几乎没有停顿。大概是刚才的伤感损耗了体力，说完这段话，小菊感到有点虚脱，就像夜里失眠只睡了一会儿，醒了没有多少力气。

他一直看着小菊，然后把信小心地还给小菊：“瞧瞧，我还是把它弄脏了。”

确实有两枚黑黑的指痕清晰地印在上面。那些纸，是小菊从一个印制考究、飘着淡淡花粉香气的日记本上取下来的。她从本子的脊背上设法抽出一根装订线，那些漂亮的纸便像花瓣儿一样散开了，成了小菊的信纸。现在它被弄脏了，小菊有些不舍，可是并没有说什么。她想好了，回去她会取干净的纸另外誊出一份。现在这份原始的她也留着，与复制的放在一起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他似乎想说出他的见解。

“其实不该给你增加负担。”小菊收好信纸，重新装进书包，“我看